

连绵的青山会记得

陶稳

群山环绕,白云悠悠,岷江的水在宽阔河床上静静流淌,闲适的人在公园散步、下棋、聊天。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这是天府之国的汶川给我留下的印象,青山绿水间,环境幽然,舒适宜居。

夏末秋初,从成都乘车约3小时来到汶川。到达住处时,天已黑透。举目四望,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山间零星的灯火,像天上的星星落在人间。这份恬淡祥和,是独属于乡村夏夜的感觉。

住处是一个农庄,依山而建。山上有水流下,一处如小瀑,哗啦啦,从几米高的地方倾泻而下,让人想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叹;一处若细泉,叮叮咚咚,顺着路边开凿的石渠蜿蜒流淌,让人想到王羲之《兰亭集序》里的流觞曲水。

农庄院里的灯光将水泥地照得透亮,几只蚊虫在灯下执着地盘旋。路旁的桂花树散发着清甜的香气,在夜色中愈发浓郁。黑暗中,闻着花香,听着流水,感受着四周连绵的青山,心想在这生活一定能长寿。

劳动是什么

彭维锋

朋友,你说
劳动是什么
劳动是长城
是崇山峻岭间
蜿蜒盘旋绵延万里的东方巨龙
劳动是那个名叫郑国的水工
坚韧忍忍、负重前行、十年磨剑
将盐碱荒滩化为关中沃野良田万顷
劳动是大运河
是两千五百年里萦绕在京杭之间的
每一声号子每一朵浪花

朋友,你说
劳动是什么
劳动是你,劳动是我
劳动是我们每个人
从平凡铸就伟大
从普通实现卓越
唯一永恒的桥梁

彝村开满了鲜花

周越

在阿署达,切莫触摸
古院落的身影
斑斑驳驳
老支书的爽朗
宛如水漫山野
成群的鸟儿扑棱棱地惊起
树林如潮的欢笑

石头遍布的彝人村落
在这深冬时节
三角梅的痴情
你知多少
薰衣草守望的
不知是不是我这样的来客
满天星自顾自乐
播摆小花裙
金盏菊万寿菊以喝着千日红
“花舞人间”
看不尽台词后长野的青山故事
“十二月相送”的唱腔
轻轻抚着金沙江的柔绵

来了
既然走不出叠叠的绿荫
数不完懂懂的楼院
那就醉吧

张长水

马哥儿媳的娘家在崇礼。亲家好客,几次邀我随马哥一起过去游玩。那时候,北京还未申办冬奥会,崇礼默默无闻,没有现在这样的名气。所以,第一次去崇礼时,马哥只说了去张家口,并未提及崇礼。

崇礼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是张北地区的一个小县。此前我虽然没有去过,但对这个地名并不陌生。我平时爱翻看闲书,关注地方文化,曾经在杂志上看到一篇美食类文章,称赞那里的牛羊肉品质一流,三四月份屠宰的山羊最受食客们青睐,为国宴所选用。

马哥知道我对美食有偏好,临行前还特意介绍说:“岂止牛羊肉啊,好吃的东西多着呢!张北是高寒地区,昼夜温差大,是杂粮的主产地。崇礼人不仅好吃会吃,而且吃得非常讲究,他们用莜麦面去食,采当地野山菌做菌料,淋上自榨的胡麻油,包你吃过乐不思归。”

其实,知道张北有个崇礼县,我还有另外

汶川是藏羌民族聚居区,高聳的羌碉是这里的特色建筑。这些古老的碉楼像一座座石头堡垒,默默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带有神秘感。

顺着一座羌碉,我们来到羌人谷景区附近的一个村里。村里的人家门口都种着葡萄,细长的竹竿搭成方格架,巴掌大的绿叶在架上起伏,紫红的葡萄串垂挂其间,散发着成熟的甜香。

一位婆婆看到我们这些外来客,连忙喊来儿媳搬梯子,摘下几串熟透的葡萄给我们吃。最后,一行人连买带送,都提了半袋回去。婆婆的乡音我们听不懂,但从她洪亮的声音和爽快的性格中,能听到对生活的乐观和满足。

石块砌成的房子,石块铺就的路,显示了人靠山吃山的本能。午后的村子很安静,一位年纪不算很大的爷爷抱着孙子在溜达。他很健谈,讲了当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的风俗。他说,过羌年时,全村老小围坐一团听释比诵经、喝咂酒、跳锅庄、吃“坝坝宴”直到天明,好不热闹。

除了葡萄,村里还有很多人家种高山脆红李。果子个头不大,脆甜。听村民介绍后才想起,在汶川的这几天,每到一处总有主人早早摆上几盘红李。餐前饭后吃几颗,开胃解腻。

与很多人一样,我对汶川的最初了解,也是来自2008年那场震撼人心的地震。

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一首诗:“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妈妈怕你碰了头……”想到那么多人在地震中遇难,多少家庭破碎,再读依然催人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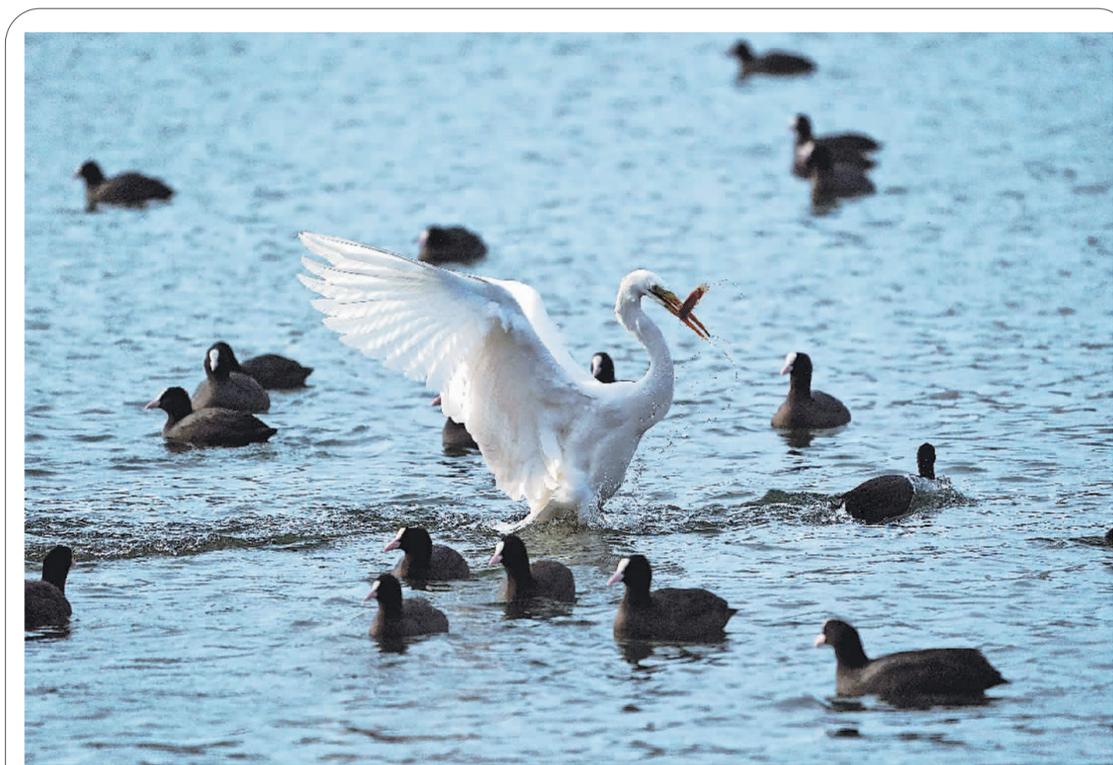
同事说,汶川地震后,电视里放升旗仪式,有观众高喊:“汶川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没忍住。

如果不经意间去当年的地震痕迹,如今的汶川就是一个清新明亮,现代与传统兼重的地方。

在瀾州镇瀾州小学,高大的教学楼通透明亮,体育课上的学生活力四射。一群少年手持羊皮鼓,穿着羊皮褂、云云鞋,身形灵动地表演了一段羊皮鼓舞。这里的老师说,当地的非遗传承人会定期到校指导,感兴趣的学生不仅能学羊皮鼓舞,还能学吹口弦、羌笛和唱山歌。孩子们小小的身体里已经流淌着传统文化的因子。

在羌人谷时听人说,至今还有一些老年羌族人聚居在某处,在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进退。

在水磨古镇,融合藏羌汉民族特色的景观建筑与现代民居交相辉映,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长期住在古镇,边旅游边生活。



汾河里的越冬“精灵”

时下,成群的白鹅在汾河太原段休憩、觅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被称为山西的母亲河。近年来,山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为鸟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空间。

新华社记者 唐彦 摄

母亲的豆腐乳

胡孝清

半个世纪前,乡人多以售卖烧制的缸、罐、钵子等陶器为生。到了冬天,三哥就和村里的青年一道,挑起各种陶器走街串户,换回黄豆、芝麻等农产品。

腊月下旬,母亲就用三哥换回来的黄豆制作豆腐。豆腐做好以后,就可以做豆腐乳了。母亲是个制作豆腐乳的高手,她做的豆腐乳与众不同,细腻柔滑,还带着一股淡淡的稻香。

制作豆腐乳的过程并不复杂,但每一步都是用心的。母亲先将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在铺有干净稻草的簸箕里,让豆腐上的水分渗透下去,并沾染上稻草的香味。

豆腐放置一周后,当上面长满细细的白色毛菌,说明已经发酵好了。母亲会小心翼

翼地将长满白菌的豆腐夹起来,裹上辣椒面,然后一块块放进坛子里。坛口封好后,静静等待半个月,豆腐乳就制作好了。

母亲是舍不得吃的。如果来了客人,她一定会夹上几块豆腐乳款待。客人走后,剩下的豆腐乳也是舍不得倒掉的,炒菜时放上一小勺,是味蕾上的盛宴。

读中学时,由于路途较远,要住校,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次。那时家里穷,是没有钱到食堂打菜的,我们乡下的孩子都是从家里带菜到学校。每周日下午,母亲就给我准备一大罐腌白菜、腌萝卜之类的咸菜,然后再加上几块平时舍不得吃的豆腐乳,偶尔加上一小瓶炒黄豆,那就是我一个星期一日三餐的饭菜。早餐在食堂打两两照见人影的稀饭,放一勺咸菜搅拌,就味溜味溜滑进了肚子。中午和晚上打上三两饭或者一两个馒

头,馒头蘸上一点点豆腐乳,有滋有味的。一个下着小雪的周日下午,我背着书包、用网兜拎着一大罐腌菜上学去。快到校门口时,突然从旁边冲出来一辆自行车把我撞倒,菜罐被撞碎,手脚擦破皮尚属小事,可我一周的菜却全没了。我坐在地上,眼里噙满泪花。

周一一天我都是蹭同学们的菜下饭的,可是没有母亲的豆腐乳,馒头和饭总是没有平时好吃。周二一大早,我正准备去食堂,突然看见满头白发的老母亲正蹒跚地向我走来,手上拎着菜罐子。她走到我面前说:“傻孩子,菜罐打碎了,怎么也不捎个信回去?我昨天晚上才听到邻居的严妈妈说的。”我接过菜罐,看着母亲满是皱纹的脸和头上的雪花,眼泪忍不住地簌簌落下。近20里的路程,还要翻越狮子岭,母亲几时起的床?那几天又有母亲香鲜麻辣味道的豆腐乳下饭,心里特别暖和。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已在异乡扎根,可母亲的豆腐乳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闯入我的思绪。那细腻柔滑,带着稻香的滋味,时常浮现在脑中。我深知,无论相隔多远,时光怎样流转,豆腐乳已化作灵魂羁绊,让我记住深沉母爱。

每一次去崇礼

午,我们抵达崇礼县城,打开车门,微风轻拂,顿觉神清气爽。好一处避暑之地啊!

这次以“游”为主,亲家请一位亲属做向导,欣赏当地美丽风光。崇礼群山环抱,满目青翠,县城不大,也无豪奢,却清静秀丽;走进森林公园、高山草甸,更觉肺腑清澈,舒爽怡人;名噪一时的张北“天路”,各色野花随风摇摆,一条公路静卧花丛,幽幽地伸向远方。

向导说,崇礼县区位优势独特,属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过渡地带,自古就是少数民族文化聚集融合之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和谐共生。有长城遗迹,从战国时期至明代,两千多年烽火连绵,文物古迹比比皆是。崇礼名字的由来,取儒家“崇尚礼义”之意,底蕴深厚。

三
经历过的事就像刻进生命的印记,无法轻易抹去。地震的过往,也留在了汶川人的心里,没有忘,也忘不了。

年轻的女导游是水磨古镇的媳妇,娘家在隔壁映秀镇,那里也是当时地震受创较严重的一个镇。在参观渡口中学遗址时,看到下陷、倾倒、挤压到变形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我对她口中的“严重”有了直观的认识。

现在的映秀镇是在原址重建而成,道路整洁,屋舍俨然,风景如画。遗址内外的强烈反差,让导游脸上的表情时而舒展时而凝重,仿佛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我们也跟着她,在记忆与现实往返。

同行的人不失时机地讲起地震后全国兄弟省市对地震重灾县的援建,讲的过程中他一度哽咽。听者都知道那是他对举国同心、与自己家乡共渡难关的深深感念,也无不为之动容。

渡口镇赵公村的一家民宿,四周是百亩樱花树,听说每到樱花季,这里房间爆满,提前预订都不一定能订到。一位在民宿工作的村民说起春天时的粉色花海,说起随风下起的“樱花雨”,通红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几分钟前,她向我们回忆起地震场景时刚刚哭过。

一场地动山摇给多少人留下抹不掉的记忆,好在这些痛苦随着时间流逝在变淡,每个崭新的春天都会带来新的希望,就像那些年年绽放的樱花。

临走前有一场篝火晚会,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跟着父亲叔伯学跳羊皮鼓舞,有模有样;村民们手拉手合唱山歌,嗓音嘹亮;游客与当地入伴着音乐跳起锅庄舞,笑声在夜晚的群山间回荡。我想,所有的欢乐和悲伤,当下和过往,不仅人不会忘,连绵的青山也会永远记得。

最佳年货

陈鲁氏

年关临近,家家户户都在置办年货,机关、企业也在纷纷给大家送年货。其实现在供应充足,市场繁荣,没必要像过去那样,连买带送整一大堆,送年货就应送些有特色的、最需要的“最佳年货”。

譬如说,不欠薪,给民工发足工资,就是送给他们的最佳年货。民工兄弟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了年底只想如数拿到工资,欢欢喜喜回家过年。所以,包工头、承包商们,大家都要讲良心,更要重信诺,契约履约。

给各级官员送去廉政的叮嘱、反腐的提醒,让他们过好年关,就是最佳年货。实话说,大多数官员既不缺钱,也不缺物,大过年的,谁去送礼行贿,就是在害他,过年多收几个红包,他可能就成了腐败分子。

游子回家过年,全家团聚,就是带给父母的最佳年货。给父母寄再多的钱,买再好的东西,都不如回家过年,共享天伦之乐。钱是挣不完的,而父母却一年老似一年,工作在外的儿女,一年能让爹娘惦记365天。如果实在做不到“常回家看看”,那也至少在除夕夜回来一起吃顿年夜饭,在大年初一给父母拜个年。

给贫困家庭送去粮食、衣服,让他们衣食无忧,就是最佳年货。逢年过节,也是“送温暖”活动普遍开展的时节。绝大多数人虽然都已丰衣足食了,可别忘了,还有那些低保群众、下岗职工、受灾居民、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比较困难,需要救济和帮助。

给坚守岗位的人们送去领导的慰问、大家的关怀,就是最佳年货。大部分人都是在欢天喜地过年,但有些人却因工作需要,必须坚持在岗,像水、电、煤气值班人员,运输战线的司乘人员,环卫、交警、边防军人,等等。千万别忘了给他们送年货,加倍的工资一定要落实,过年的饺子最好要吃上,如能道声辛苦,打个拜年电话,那就更有意义了。

给电视机前的观众送去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就是文艺工作者送来的最佳年货。一台载歌载舞的央视春晚是盛宴,几部美不胜收的贺岁片是大餐,一集集丰富多彩的电视剧也是脍炙人口的美味佳肴。

新年就要到了,愿我们都备好最佳年货,举国同庆,辞旧迎新。

枯枝的留白

吴梅芳

在霜寒浓重的冬日,万物仿佛被一层薄纱裹藏,世界瘦成了嶙峋的模样。我于幽径独行,目光被几株枯枝牢牢吸引,它们宛如大地伸出的手,向着苍苍,擎画着岁暮的景致。

枝头那星星点点的残叶,是秋末未及远走的旅者,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似在低诉往昔的葱茏。想那时,每一片叶都是绿的信徒,怀揣阳光的恩泽,于晨露里闪耀希望,于暖风中舞动生机。春日,它们初生,芽尖怯怯顶破枝丫的禁锢,如雏鸟啄破蛋壳,窥探全新世界;盛夏,繁茂至极,层层叠叠的绿是生命的华裳,庇佑着鸣蝉,为倦鸟撑开绿伞。可如今,繁华谢幕,空余枯枝,恰似岁月长河里千帆过尽的落寞。

然细观枯枝,却见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它的线条极简、极净,没有丝毫冗余,蜿蜒屈伸间是苍穹之下最质朴的笔触。皲裂的树皮,是岁月镌刻的铭文,记录风雨的侵袭、雷电的惊悚。每一道沟壑都藏着故事,或许是春日蚊虫肆虐时的挣扎,或许是酷暑洪灾漫灌下的坚守。它以沧桑为墨,绘就生存的坚毅,这是生命沉淀后的从容,是褪去铅华的本真。

枯枝于天地间撑开一方留白。这留白,不是虚空,而是孕纳无限可能。于画家眼中,它是逸笔草草,只需几缕婆娑,纸上便立起寒林图,疏影横斜,意境深远,观者仿若能步入那幽寒之境,听风过林梢,嗅雪落梅香;在诗人心中,枯枝是灵感的缪斯,一句“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禅意顿生,让人于尘世纷扰里寻得心灵的归巢。

我们的生命,又何尝不像这枯枝。青春时,鲜衣怒马,如满枝绿叶蓬勃;历经千帆,终有霜华染鬓,繁华落尽的时刻。可那又何妨?褪去繁饰,内里的风骨犹存。在生活的留白处,我们能静思过往,聆听内心的梵音,重拾被忙碌尘封的梦想。就如枯枝等待春潮,我们亦怀揣希望,知晓在寒冬的尽头,总有新生的曙光破云而来,届时,枯枝又将抽芽,生命再度启航,向着无尽的绿意与蓬勃。

风还会来吗

杨洋

西北风裹着些许羞涩,悄悄推开卧室的小窗。窗外台枯黄许久的花瓣一股脑涌进屋里,急不可耐地躲避寒冬的追杀,将自己藏进屋内的每一个角落。就连吱嘎作响的老旧木床下,都趴满了秋天最后的纹理。

当我提起扫帚,想要拂去飘散在床下的只言片语,才发现黑暗处躺了很久的小木盒,里面是一副象棋。很小很小的时候,爷爷喜欢下象棋,我便跟着凑热闹,后来变成了自己喜欢下象棋,每天吃过晚饭都会火急火燎地跑下楼,缠着叔叔伯伯们陪我下棋。再后来,学业越来越忙,这个爱好也就停在了时光深处,迟迟没有归来。

其实象棋是很磨练心性的,并不是简单的“马走日,象走田”,而是要想着自己的每一步该怎么走,为什么这么走,之后对手会怎么走,到时候自己应该怎么走。尤其是周围总有人喜欢指点江山,这时候就更该沉住气、静下心,慢慢品味方寸之间的百变之局,将自己置身于楚河汉界的必争之地,在细水长流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别说下象棋了,现如今连看纸质书的人都越来越少,网络文化的传播速度也是今非昔比,手机几乎进化成了一个人体的外置器官。有人随时随地办公离不开手机,有人游戏娱乐离不开手机,似乎每个人都“卷”文化扶持前行,又在“躺”文化中原谅自己,哪怕只是机械性地刷短视频到天亮,也要安慰自己一句:我只是每天太忙了,没时间。

如今想想,我已经好久没摸过这些木质的车马炮了。曾经如此热爱的事,就这么轻易地躺在角落静静蒙尘,竟不知岁月带来的,究竟是成长还是麻木。似乎长大后的自己,变得不再有任何爱好,只是按部就班地如秋叶般绽放又凋落,随冬雪飘散,又重新融进春节。

如果不是这推窗而人的恼人东风,角落的小木盒依旧不会被想起,或许楚河汉界也只是蟑螂鼠蚁的饭后甜点。如此说来,吹落一地花瓣的东风不仅不恼人,反而是让人欣喜与宽慰的,至少它吹散了我心里的积尘,让我的心头泛起一丝涟漪,原来,自己也曾对一件事热烈而痴迷。

日子还是要日复一日地过,我也终将成为普通人的亿万分之一,只是不知道,在下次碌碌无为之际,风还会来吗?